

八月槎
著

山海变



指间错

1



犀牛故事
创作者

八月槎
著

山海变



指间错

1

CIS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海变. 1, 指间错 / 八月槎著. — 长沙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 - 7 - 5562 - 2120 - 2

I. ①山… II. ①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0423 号

Shanhaibian 1 Zhijiancuo

山海变 1 指间错

策划编辑: 张朝伟 唐 龙

质量总监: 郑 瑾

装帧设计: 起开工作室

责任编辑: 唐 龙

封面绘画: 雨 谷

内文设计: 求赢文化

出版人: 胡 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社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

邮编: 410016

电话: 0731 - 82196340 (销售部)

82196313 (总编室)

传真: 0731 - 82199308 (销售部)

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

张晓军律师

经销: 新华书店 印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印张: 9.5 字数: 210 千字

开本: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版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731 - 82196362

目 CONTENTS 录

001 第一章

宁州商人

他睁眼的那一刻，看到了一个正在燃烧的诡异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人们渺小如同蝼蚁，一头尖牙利爪的蓝色的巨兽，身带电光。

他看到了巨兽体内，那个小小的宁州商人鲜血四溢，四散的航线恰似根须，成为巨兽骨骼血脉。他看到了这头航线织就的巨兽从深蓝色水面挣扎而出，它身上挂满了燃烧的锁链，大怒若狂。

035 第二章

坊中少年

敦习在上面慷慨激昂地说着，下面赤研弘就打起了呼噜。这些贵族子弟心中的吴宁边，可和敦习们口中的大不一样，他们的父母亲戚都和外州走动频繁，吴宁边对他们来说，意味着肥美的羊肉、香酥的乳酪、锃亮的弯刀和身材高挑的少女。除了喊喊口号，他们对这个遥远的地方难说有什么仇恨，他们已经习惯了那些吴宁边的美丽少女，习惯了她们用亮银小刀切割喷香的羊肉和山鸡，他们会用自己的狼吞虎咽狠狠征讨这个远得碰不到的地方。

061 第三章

朱鲸醉

极细的金铁摩擦之声，豪麻与赤研星驰先后指推刀柄，刀出二寸，席间再度安静，只有赤研瑞谦紧巴巴的笑声在回荡。众人都看着扬觉动。

赤研井田显得非常疲惫，还带着点失望。他的眼神望向帘幕之后，成片银闪闪的刀锋在翩然跃动，只等一句命令。

时光似乎突然变得无限漫长。

101 第四章

离城

甲卓航的笛声中，苍凉已尽，肃杀渐起，仿若已近乡关，那万马奔驰的广阔平原就在眼前。整个街市似乎都静了下来。吴宁边来的武士们听到此处，纷纷以手轻叩刀鞘，发出整齐节拍。

这笛子声音本是清脆，但在他的吹奏下竟显得异常凝重雄浑，又带一点无望的哀婉。如若不是在南渚大街之上，又会有多少人唱起平原落日中的沙场狂歌？

133 第五章

归梦公主

和料想的并没有不同，她虎口被这一刀震裂，小刀也脱手而去，她被这惊涛骇浪般的一刀冲起，像一片风中秋叶，翻腾而起。

然而一箭破风，在一旁静候多时的关声闻飞鱼弩弓弦炸裂，一股尖锐的疼痛刺入内心的同时，一支熟悉的响箭也呼啸而起。扬归梦睁大了眼睛，看见一支闪亮的银色细箭从自己的胸中穿了出来。

165 第六章

阳完

正在这时，酒肆大门上的风铃哗啦作响，走进几个红缨黑盔的军士，门外战马嘶鸣，脚步杂沓，来人数量颇为不少，这进门的几人微微气喘，显然刚刚走过一段不短的路途。

盛夏时节，夜半投宿，这群兵士依旧全副武装，是战时状态。

199 第七章

鹄鹄谷

“我说让他们过去！”这男子张嘴暴喝，如虎啸山林，震得众人耳膜嗡嗡直响。他猛地回头，一刀劈了下去，那军官横刀来挡，当的一声轻响，守关将领上好的精钢刀被从中劈断，他的头盔裂为两半，一道血线从他的额头笔直划过鼻尖，一直延伸至锁骨正中。

241 第八章

瀚兽之血

离开小湖，顺着溪流的方向，前方是一条溅出彩虹光影的瀑布，“先穿过瀑布，下方的山腹温暖又干燥，然后我们再翻越双石峰，就会看到平明古道了。”

唐笑语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，但此刻，她身上仿佛负载了千年的记忆，而一千年里，这条路她已经走了无数遍。巨木之下、重晶之上，那条流萤的长河，也在深夜流淌了一千年。

279 八荒神州的衣食住行

293 名词索引

「
第

「
章
」

宁州商人

他睁眼的那一刻，看到了一个正在燃烧的诡异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人们渺小如同蝼蚁，一头尖牙利爪的蓝色的巨兽，身带电光。

他看到了巨兽体内，那个小小的宁州商人鲜血四溢，四散的血线恰似根须，成为巨兽骨骼血脉。他看到了这头血线织就的巨兽从深蓝色水面挣扎而出，它身上挂满了燃烧的锁链，大怒若狂。

(1)

阳光金灿灿地洒在街道上，含笑花张开了淡黄的花瓣，杜鹃则姹紫嫣红地四处盛放。

南渚首府灞桥城，位于八荒神州东南一隅，这里夏季酷热多雨，冬季湿寒多风，温暖平静的四五月份正是最清爽宜人的季节。

海风带着腥咸的气息，鼓动起卜宁熙的袍袖，他站在鸿蒙商栈前，心中打鼓，看着眼前的行人商旅摩肩接踵，来来去去。

走出了鸿蒙商栈的大门，他便有些心猿意马。

“卜先生，就不送了！”商栈的主人朱盛世向他道别，一张圆脸上挂着敦厚的微笑。他身材浑圆，穿戴得珠光宝气，身后跟着四个账房

先生，一水青衣皂巾，每个人的眉眼中都透出十分的精明来。

“留步、留步，一点小生意，怎敢劳动朱公子和四位先生大驾！”

卜宁熙毕恭毕敬打躬回礼。

朱盛世脸上笑容更盛，抱拳道：“卜兄的气魄八荒少有，这单生意也让朱某大开眼界，还希望卜兄这次远航朱雀一切顺利！可要多多保重啊！”

卜宁熙连连拱手，看着朱盛世那肥胖的身躯隐没在商栈中，才长长出了一口气。

刚走下台阶几步，好像要再次确认什么，他的一只手不自觉地伸入了胸前口袋。宁州云锦的顺滑中夹杂着纸张的粗粝，他的心略微安定了些，还在，那张薄薄的纸片还在。

鸿蒙商会是南渚最大的商会，而朱盛世则是鸿蒙商会的二当家。

朱盛世出来送客原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要有万金以上的买卖，他的步子也不是那么难迈动。然而如果有人知道卜宁熙胸前这张金线紫笺的分量，那就完全不同了。那是一张商票，片刻之前，鸿蒙商会大掌柜朱里染刚刚把他的名字签在上面，代表着三百匹宁州云锦已经进入了鸿蒙商会的仓库，三百匹！

卜宁熙抬头，人们在街面上往来穿行、熙熙攘攘，男人们大多着棉布麻衣，灰青长衫，女子们则头插步摇，身上的浓绿轻粉，也不过是坊中的寻常布料。他拍了拍身上的云锦长袍，好像那昂贵的面料上有许多看不见的灰尘。

“锦绣云中来，幻彩逐日月。”卜宁熙嘴里嘟囔着，走下了鸿蒙商栈的台阶。

不要说这里，就是木莲首都日光城的街头，也不容易遇到穿着云锦衣衫的男女，他们都被华丽的华盖软轿和层层仆从湮没了。

他的三百匹云锦都产自宁州，由桑蚕丝制成，织金叠翠，软似云朵、艳过桃花，是八荒王公贵族和巨商富贾们趋之若鹜的珍品。都说就算是日光木莲的朝堂之上，也只有皇帝朝守谦宠爱的妃子才能穿着云锦起舞。一匹云锦，在浮玉可以换来百亩良田，在云间可以换来千尺精钢，在八荒极北的霰雪原，则可以换来十数匹神力无穷的雪原骏马，而在海外的朱雀大陆，这宁州的华美锦缎，每匹则可以换来千两黄金！

千两黄金啊……哪怕对从商十几年的卜宁熙来说，也是个惊人的数字。他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有一天，自己手上竟可以压着三百匹云锦。

三十万两黄金，足够压死几十个卜宁熙，也足以把海神寺前的石神像换成纯金的了！

站在商市街上，卜宁熙左顾右盼，寻找着账房老陈，自己的青布长袍在他手中，说好的，出了门就要把他的云锦外套换下的。

生意场也是势利场，为了做成这笔买卖，他特意咬了咬牙，用真正的宁州云锦给自己打造了一身行头。卜宁熙的观念还停留在花团锦簇才是身份的阶段，命老陈精选了两匹花锦，一路捧到了灞桥最好的铺子绣云斋，把老师傅惊得倒吸一口凉气，人家没见过这样土气的暴发户。在老师傅的劝说下，卜宁熙将花锦改成了靛青素锦，做了一身看起来似乎和街面上的布面长衫没什么区别的衣服。卜宁熙皱着眉头，怕别人看不出这云锦的好来，绣云斋的师傅抵不过他的磨叨，也

不过在里面加了一件桃花纹的浅白中衣，连说：“够了，够了。”

“够了就好。”卜宁熙将信将疑。

然而等到在鸿蒙商栈中和朱盛世见面，他看到朱盛世眼睛一亮，心里才服气老裁缝的判断。即便是这素锦，真的气派够了，身份够了。

空气清新，嘈杂的市声中隐藏着无数双眼睛，云锦的妙处此刻慢慢显现了出来。

正午的阳光下，那靛青素锦纹理内的绛红色桃花纹淡淡地浮了起来，随着微风鼓动衣衫，好像千朵桃花正在他的身上灿烂盛开，凡是街上行人，没有不为之侧目的。卜宁熙是个小行商，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队伍和华美的车驾，他开始浑身不自在起来。

“陈诚！”卜宁熙的愤怒声震屋瓦，更引来了无数路人驻足观看，见此情形，他只好闭嘴。

真是倒霉，只有老陈还跟着他。账房陈诚是家里原来的杂役，不过大家族的杂役，倒也识文断字、能写会算。自从卜家的这一支破落之后，老陈便流落江湖，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。这次卜宁熙一声召唤，他便又跑回来为旧主服务。老陈心诚志坚，不过已经五十多岁。人上了年纪，原是有点浑浑噩噩的，所以常常在卜宁熙需要他的时候不知所踪。

“哪去了！”卜宁熙心底暗骂，从鸿蒙商栈门口种的含笑花上扯了一朵，把鼻子埋了进去，装着欣赏花朵的香味。他要老陈帮他去安排一艘开往海外朱雀大陆的牙船，也不知安排妥当没有。

十几年小本经营，哪知道这笔生意要这样惊心动魄，这样麻烦！

他正心里烦躁，在原地转圈，却见一个女子从他身旁擦肩而过。和绝大多数路人不同，她并没有多看自己一眼，好像自己身上的云锦衣衫和那些棉麻布衣没有区别。那女子不过侧目一瞥，嘴角带着一丝嘲弄的笑容，随即没入人群。

这不屑的一笑让他头皮发紧，他看到了一张薄薄的嘴唇和如烟的眉眼，莫名竟有些熟悉。直到她已擦肩而过，他才有所反应，快走两步，又慢了下来，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跟上前去，打个招呼。

“公子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！”老陈总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和场合出现。他回过头，瞪着陈诚那张干瘪的脸，一把从他的手中夺过衣衫，草草套在了身上。

“你去了哪里？”卜宁熙有些怒气冲冲。

“我去落月湾找船了呀，”老陈瞪大了眼睛，毛扎扎的胡子翘了起来，对卜宁熙的怒气颇为不解，“正是朱雀和八荒贸易旺季，这船倒是不难找，我已经预定了下个月出海的牙船，公子你尽管慢慢经营，只是好说歹说，定金最少也要三成……”

“你再去一趟码头，找到船只，要大型牙船，可以禁得住风浪的！我们下午就出海！”卜宁熙没好气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老陈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“三十万……”

“对，三十万两金子有着落了！鸿蒙商会大掌柜朱里染愿意先行垫付那十二万金，只要二分利，三个月！”

“三个月么？”老陈表情复杂，鬓角的汗水滑了下来，“这鸿蒙商会的钱可是欠不得的，如果到时候还不上，怎生是好？”

“怕什么！不是还有三百匹云锦在他的仓库里么！”卜宁熙咽了一

口唾沫，他心中实在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

“明白，所以我们要早些找到接盘的主顾，把欠鸿蒙商会的口子先填上！我这就去，这就去……”老陈说着拔腿就要走，卜宁熙却伸手拦住了他，拉着他往前走了两步。在两人面前，是一座四层高的金碧辉煌的阁楼，灞桥最为有名的大酒楼兼味斋。

卜宁熙对着兼味斋的招牌瞪着眼看了半晌，终于还是犹豫，指着兼味斋的手指慢慢拐了一个弯，对着灞桥有名的烟火街巷阳坊街，挤出了一句话：“找到船了来那家包子铺找我。我们吃些东西再上路。”

“是是，阳坊街的水仙包嘛，好得很、好得很。”老陈着急去找船，倒也没有异议。反而是卜宁熙自己暗暗叹了一口气。

人穷志短这句话说得一点也没错，他终于有了三十万金的身价，却还是舍不得一顿丰盛的宴席。

(2)

卜氏家族是宁州赫赫有名的商人世家，宁州精工誉满天下，卜氏家族的经营能力在八荒也是屈指可数，但物极必反，由于枝叶太广，奢靡无度，卜氏家族在二十年前已四分五裂、渐渐衰败。卜宁熙的老家虽已破落，但好在金贵的姓氏没变，宁州人的长相没变，小时候诵读过的书和摆过的算筹也隐约记得，因此，当机会到来，在千里之外的南渚，凭着他的一张巧嘴和花里胡哨的行头，总还可以撑撑场面。

这一次是有人告诉他，三个月之内，与南渚东北接壤的大州吴宁边必有大战。

宁州和南渚贸易，全靠一条穿过吴宁边的平明古道，如果吴宁边真的陷入战火，那么宁州南渚之间的贸易必定断绝，现在海外的朱雀大陆正热炒宁州云锦，如果谁能在大战爆发前抢运一批云锦到灞桥，只要战争开始，必定暴富！

这个消息来自宁州商会的上层，但没有人敢相信，如今吴宁边大公爵扬觉动的权势威望如日中天，吴宁边几十年来大战小战不断，从未吃过大亏，反而是周边数州，偶有趁火打劫的小动作，都被吴宁边打得丢盔卸甲，苦不堪言。这样强横的一州，居然会战火蔓延，这是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的。

只有卜宁熙这样的破落行商，才觉得可以拼一把试试看，反正不成也不会更加穷困潦倒了。然而正当他东拼西凑了几万金，去市上偷偷收购云锦的时候，才发现市面上的云锦通通不见了。接着，有人找到了他的头上。

“我已经将宁州所有云锦全部收购，只要你帮我到灞桥跑一趟。等到战火一起，再转运朱雀。你能出多少金子，可以尽量提供，剩下的部分，我来补足。如果赚了钱，我只要我投了金子的部分就好。”这声音来自一个他不能拒绝的大人物。

卜宁熙望着大金主金光灿灿的脸庞，万分恐惧，“我做不了”几个字就卡在喉头，吐不出来。憋了半天，最后憋出来的回答却是“成、成、成”。

这是他最后的机会，恢复宁州卜家基业的机会……

他的心里乱七八糟，脚步像要飘起来，阳坊街这条嘈杂的老街却越来越近了，各种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。水仙包的鲜香、鸿蒙酒的辛

辣、炙羊蹄的浓膻……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一丝微笑挂上了他的嘴角。

来了灞桥不过三五日，他对这条阳坊街已经轻车熟路。这里是灞桥贩夫走卒的聚集之地，肮脏、混乱，充满了勃勃生机。卜宁熙行走八荒，自然知道这里是落魄人的天堂，只要四文钱就可以吃上一枚味美多汁的鲜肉包子，十二文，就有一袋辛辣暖身的麻叶鸿蒙酒，人生干吗要有那么多高远的追求？

就算这三百匹云锦让他押上了所有积蓄，还赊欠了一屁股外债，该吃饭的时候也要吃饭，而且要好好吃饭。走进了小小的马氏包子铺，他选了一张干净的桌子坐下，心里才泛起那么一丝后悔，如果这次生意砸了，只那十二万金的二分利，他是说什么也还不上。为什么今天不去吃一顿兼味斋？然而一屉刚刚蒸好的咸肉水仙包上桌，他就把那些令人头痛的事情全部丢在了脑后。

“来一壶鸿蒙酒！”运气好的话，下午就会出海。可没有人告诉他，在那个遥远又模糊的朱雀大陆到底能不能安心坐下来喝一顿酒。

“客官，小店没有酒！”马掌柜系着油渍麻花的大兜布，陪着笑。

“怎么没有？！我昨天还在这里喝过！”卜宁熙一愣，随即发现马掌柜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的领口。倒霉，又是这云锦！他刚去过了鸿蒙商栈，好酒论壶，村酒论袋，他衣着不同，一字之差，马掌柜竟然不敢应承。

“麻叶袋的就行，掌柜的，麻烦啦。”他放低声音，尽量和气地说。

“好嘞！”马掌柜似乎也发现这客人看来面熟，不再赔小心，转身就去隔壁老萨酒坊提了酒来，再端上一个缺了口的粗瓷大碗。

卜宁熙抄起桌上的黑铁剪刀，剪破酒袋，略显浑浊的青色烈酒就倒在了碗中。

一大口鸿蒙酒下肚，带着麻叶的苦涩，一股火样的辛辣从腹中一直烧到了喉头，他摇头晃脑，大感痛快。

“掌柜的，我这里也来些酒！”一个清脆的声音从耳侧传来。卜宁熙一回头，看见了适才在鸿蒙商栈前错过的那个女子，原来正坐在他的侧面一桌，旁边还坐有一个面色灰暗的中年男子。

此刻他看得仔细，她十几岁的年纪，白色中衣外罩水蓝生绢裙摆，穿着十分素淡，发际有个整齐的美人尖，眉毛淡淡的，薄唇明目，两腮微红，整个脸庞就像玉石雕刻出来的，莹然有光。这样的气质样貌，出现在阳坊街的小店中，实在惹眼，不知自己适才为什么没有发觉。

他眼睛一直盯着这女子看，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她似曾相识，这女子容貌之间虽带着三分中原人士的刚健质朴之气，但那薄唇烟眉，正是宁州女子的典型样貌。宁州离南渚有千里之遥，能够穿过数州来到南渚的宁州商人，十成十是为钱奔命的辛苦行商，家乡的女子自是难得一见。这一刻，他的心中不由得多了几份亲切。加上喝了几杯酒，心里痒痒的，便想上前搭讪。

(3)

马掌柜去拿酒这短短一刻，他的脖子就一直没有正过来，不仅是他，这店中也有不少酒客的目光直勾勾地落在这少女身上。若是一般

女子，早就感到娇羞不适，低眉回避，这少女却旁若无人，仿佛四周的目光并不存在。

马掌柜快步奔回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端上粗瓷大碗，这少女也不含糊，双指一错，那坚韧的麻叶袋便飞出一个小小切口，比刀子划得还要整齐。这少女咕嘟咕嘟将大碗斟满，一仰头，竟喝下大半碗，再一口，一碗酒便见了底。把一旁的卜宁熙看了个目瞪口呆。

“也吃得差不多了，享儿，结账吧。”那个中年男子一开口，卜宁熙忍不住一皱眉头，中年男人声音低哑，中气不足，听起来竟像受了严重的内伤一般。

那少女对这中年男子倒是言听计从，将马掌柜招呼到身边，在身侧兜囊中摸索了半天，却没有拿出银两铜钱，她愣了片刻，想了想，又伸手去衣袋中，摸出一张朱红纸票来，放在桌上。

马掌柜愣在那里，对着那纸票看了半天，也不说话，小心翼翼地将那一张轻飘飘的朱票推回了她的手中：“姑娘，这个可真是使不得，我们本小利薄，受不起啊！”

“怎么受不起？这就是银子呀！”那个叫作享儿的姑娘有些奇怪，一脸困惑，“你拿着这银票，去灞桥任意一家钱庄兑换就可以了。”她的声音不小，卜宁熙又特地竖起了耳朵，便一一听在了心里。

朱票？难道是吴宁边丰收商会的银票？卜宁熙行走四方，对各地商会的兑现票据都很熟悉。八荒神州有五大商会，掌握着八荒神州的大部分贸易往来。这五大商会的商票可以凭借信用通兑，在八荒主要州县，都可以换回真金白银。其中使用朱票的，正是吴宁边尚家的丰收商会。

包子铺的马掌柜是个老实人，憋红了脸，讪讪地说：“咱不识字，这票子看起来是没错的，但咱实在是没收过银票。”

“咦，那我来教你，”那女孩皱起了眉头，道，“你看，我们这顿饭假如吃了五两银子，这是一张千两的银票，你只消收下这张银票，再找给我九百九十五两银子就是。”

她这话一出，店中的食客无不愕然，齐刷刷看向这个少女，不知道拿千两银票来阳坊街吃包子的是何许人也。

卜宁熙心道不好，这阳坊街是灞桥一条烟火街巷，来往多是引车卖浆的商贩，三教九流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，且不论她手中的银票真假，她这样张扬的做派，若是被心怀不轨的盗匪盯上，便是天大的麻烦。他忍不住站起身来，想去看个究竟，那边小姑娘却生气起来。

“你只要拿着这票子去你们鸿蒙的商会兑钱就好了啊！”她敲着桌子。

“姑娘，这一顿饭也不过几十文，把我的整个店赔上也就几十两，我哪里去找千两银子给你！你和这先生的这顿饭钱就算了，算了。”马掌柜被这少女一番话说得大汗淋漓，说话都磕巴起来。

“该不是城中哪个官家来寻开心吧？”

“说不定是谁看上了老马这家店。”

四周议论声起，那少女有些着急，一把扯住包子铺老板的衣袖，恼道：“我不要你请我吃包子！是欺负我付不起钱吗？你包子好吃，人怎么不讲道理！这样，我也不要你找了，这张票子都给你了！”

马掌柜也听到了众人议论，惊骇至极，死活不肯收下。

那少女脸上变了颜色，勃然大怒：“给你银两，你说本小利薄找